

民间采风

我与枇杷

□ 李尚菲

秋萌冬花，春实夏熟，备四时之气，无他物类者。此乃一枝独秀枇杷也。

枇杷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，血液里流淌着中国风。主要生长在南方，而当它生长在南北交界处的秦巴余脉褶皱里的小城时，就变成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。

—

农家稻场边都会栽种一些果树，主要是为了解孩子的馋。我家稻场边栽着橘子、核桃和桃树，这些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带回来的。可惜，我家没有枇杷树。可是，姨婆家有一棵。

橘子是我家冬季最后的水果，樱桃是我家春天最早的水果。家里虽说有六棵橘子树，即使每年母亲将成熟的橘子放在纸箱里，再垫上一些松树针，放在红薯窖里控温，也会很快就被吃完。到五一前后这段时间，只有过年才会有的那些水果和零食，也很快被我和哥哥吃完。那时，我们不懂得将一颗糖掰成两半吃的道理。在小孩的嘴里，再多的东西也吃得完，何况本来就不多。等这些都吃完，日子就像初春的田野一样，素净而寡淡。

我和哥哥便从清明节这一天开始数着日子往前过，盼着姨婆早一天到我家，盼着她带来枇杷果。姨婆是外婆的姐姐，住在一个村，隔着一座山，若是一路小跑的话，不用十分钟就到了。

姨婆家稻场边的果树很多，枇杷最让我难忘。姨婆家厨房门外是一块小坪，两边翠竹摇曳，风来如蚕食，沙沙作响。竹林旁是一个露天水泥淘菜池，紧挨着的便是枇杷树。对孩子来说，这棵枇杷树很高大，不易爬上去。

每年枇杷成熟时，姨婆都会用竹竿帮我们夹枇杷果吃。姨婆将长竹竿细头一劈两半，紧要处夹一根短木棍，竖起来，用棍子形成的裂缝夹住枇杷树枝，用力一扭，慢慢收竿，枇杷果便成功到手。

平时去玩，我总好奇地望着枇杷树，不懂它也有芳华妙龄。等过年去拜年时，它正在孕育小青果。年复一年，我总是这样错过它的花期，以至于忘了它还是一种开花的植物。

据说，姨婆结婚前几年肚子一直没有动静，按照农村的偏方先抱养亲戚家的一个小孩压怀就好生养了。外婆和姨婆是亲姐妹，便愿意帮妹妹这个忙。于是，我的三姨生下来便成了姨婆家的孩子。

后来，姨婆如愿先后生下一儿一女。

那时，农村的男孩比较金贵，生病时父母也格外上心。姨婆的儿子，我喊表叔，他自幼体弱多病，感冒咳嗽时常不断。经常夜哭不止，姨婆一家竟束手无策。面朝黄土背朝天挣的钱几乎都贴给乡村医生了。

后听乡野赤脚医生说，枇杷叶熬水，可治小儿咳嗽。姨婆便想办法从外面弄来几片枇杷树叶，并要回一棵栽在自家门前。姨婆刷洗掉枇杷树叶背后的毛，将这无毛树叶熬制成药汁，给表叔喝下，他的病竟好了。

几年工夫，这棵枇杷树便亭亭如盖。别家孩子咳嗽，姨婆听说了就会慷慨地摘几片枇杷树叶给他们，就像当初别人给她一样。

农村好多植物都是这样被栽到稻场边的。大伯家的无花果，四叔家的橘子和黄柏。或许，每一棵栽于庭院或者稻场边的树木都有一个故事，或甜或苦，自有人知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繁星高照，明净的月色洒在枇杷树上，整个村庄变得静谧而安宁。

二

在我离开家乡到县城读高中、武汉读大学的那几年，竟连一株枇杷都没见过，或者是见过而后又忘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自愿到乡村任教。在我先后工作过的两所乡村小学都遇到过枇杷树。当初，我并未认识到它们到那里的初衷是作为一种风景树。而我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果树。

过谷雨不几天，枇杷果刚开始泛黄，就被似顽猴般的学生抢摘。或许，对于孩子来说，长久的等待换来的酸得让牙根发软的枇杷果却是很甜的。

那一树金黄任谁见了都忍不住要摘几个尝尝。

果实，就是这样，你越是采摘它，它越是肯结，又多又大，仿佛在跟人们作对，深怕小瞧了它。

2013年，那一树累累果实竟像是专为我们这些大人准备的甜点。放晚学后，镇上别的学校的女教师也来校园里，明目张胆地摘枇杷果。

这其中也有我暗恋的女老师，我乐意为她摘枇杷果。虽然臃肿的身体早已不复当年的灵活力，但是我坚持为她摘枇杷果。我吃力地爬上树，将一个塑料袋套在左手臂上，左手扶着树干，右手边摘边装。我总想摘枝头的那些，我想把最好的果实给她吃。奇险处的果子仿佛更大、更甜。若能摘到，最能体现我的良苦用心。我心想。

看她吃得很香甜的样子，我也咬了一口，却是酸酸甜甜的。或许，这就是暗恋的滋味。花静静地开，果实酸酸甜甜。

三

缘分，就像雨后彩虹。再次与枇杷相遇时，我已从乡村来到城市，像一棵枇杷树被风移栽到了城里，花与果是否也能入乡随俗？

那是我第三个工地。三楼办公室常常被阳光揽在怀里，夏日炽热的爱有时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好在窗外那片枇杷树帮我驱走了大部分阳光。

有时，阳光透过叶间缝隙投射到白色墙壁上斑斑点点的光，小精灵似的，随风舞蹈，像是给我书写的情书，我也忙中偷得片刻清闲。

毕竟更多时候，我在格子间慌忙辗转腾挪，冬天尤甚。累了，我便抬头望向窗外，枇杷树也望着我，穿着一身繁花，袅袅清香触通了我的经脉，虽然我们彼此不说话，但是心意早已相通。

风雪未至，白雪已堆；风雪一来，白雪皑皑，辨不清哪里是枇杷花，哪里是雪花。

小寒过后，夹道枇杷树听从时节闹钟的号令，迎着阳光，迎着风雪，枇杷花悄然舒翼，白里透着黄。倒金字塔似的花束，长满褐色绒毛的花萼衬托着枇杷花的朴素，却朵朵透着虔诚和谦卑。正是这种对大地母亲的敬畏，才让它与众不同。

初看枇杷花，像未加打扮，却又倔强的小姑娘，小巧的身体里涌动着强大的能量。明知自己体型小，却宁愿积蓄几个月的力量，毅然决然地倾其所有，哪怕静静悄悄，也要开出属于自己的花，并努力将花朵托举到枝头，被一圈叶子围着，极像被一双绿色的手托举着的希望。

如果说梅花是天之骄子，那么枇杷花就是寻常百姓。我们观赏梅花，要么去公园，要么去植物园，要么去有钱人家。普通人家的院子里很少能见到梅花。而枇杷花更加具有烟火气，人情味儿。不管置身哪里，枇杷花始终保持了一份草根性。置身寻常百姓家，只要给她一方土地，她便贡献一片绿荫、一院清香和满树金黄；置身荒野，与其他树木共沐阳光、共担风雨，风把她吹到哪里便在哪里扎根，鸟把她落到哪里便在哪里生存。

花开四季，四季花开。可不是每个季节的花都能受到蜂蝶的青睐。枇杷花喜欢静悄悄地开，不需要蹁跹的彩蝶和纷飞的蜜蜂为之渲染，它只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份朴素、安静、清秀和淡雅。

冬天开花的植物极少，像枇杷树这样不仅能经受住寒风的拷打，始终保持青春姿色，还能开花的植物更是少之又少，而且是唯一历经寒冬开花而能最终修成正果的。这正是它的孤独与骄傲。

不过，只有经历寒冬的洗礼，才能开出这样清新脱俗的花，也才能结出酸甜可口的果实。酸是对生活的原谅，甜是对生命的报答。

四

作为供人观赏的风景树，不知是枇杷的幸运还是不幸。或许它更想做一株奉献美味的果树。正如儿时的我所认识的那样。

枇杷成熟一树金。每年五一前后，枇杷果如约成熟，街道上一片金黄，果实累累，压弯枝丫。街道上的枇杷果比农家结的要稠密，自然也比较小。而命运也迥异：那些枝头早熟的个儿大、倍儿黄的枇杷果成为鸟儿的美食，其他的等到最后落得个被人赶打下来的命运。

看到满地受伤的枇杷果后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前者果了鸟儿的腹，至少发挥了枇杷果原有的价值。后者就比较悲凉了，有果不能吃，有实却不如。

我无法想象那么小的枇杷花怎么能结出那么多的果实。花色、花香那么素洁清远，怎么能结出那么黄灿灿的果实。

那是一个春雨淅沥的傍晚，我下班后走在枇杷树下，头顶偶尔落下一片树叶，恍然间才发现，枇杷树虽是四季常青之树，却也和其他树木一样要经历落叶这个生命阶段，就像人类落发一样。亏我吃了那么多年的枇杷，却忘记了无可奈何落叶了。

不像桃树，枇杷树可以长得大手大脚大身板，叶子纹路清晰凸起，极像琵琶，且叶质像皮革一样坚硬。除橡树、棕榈、广玉兰外，好像还未见过如此大而坚硬的树叶。

即使再坚硬的树叶，也逃不过命运的安排，只是它将叶子落在了百花齐放的春天，落在它孕育果实之前，像是在为生命减负，为果实蓄能。

大大的叶子开出小小的花，没有成就花的浓香和大气，只成就早春第一果。

从果到花再到叶，逆流而上，我似乎看到了不一样的枇杷。也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

现在，我又换到第四个工地。每當寒风起，白雪飘，我仿佛又嗅到了那枇杷花淡淡的清香。

记事

文化视窗

古代的床与榻

□ 江舟

古代最早出现的坐卧用具是床。早在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半坡文化时期，就已经有了床的雏形——土台，类似今天的炕。到了商周时期，床的形制被逐渐确立下来。

床是古人晚上睡觉时用的寝具，而古人民白天也需要坐、卧、躺，于是又发明了白天用的床榻。今天我们常说的床榻，其实在古代是两种用具，是有区别的。

床的起源是土台，榻的起源则是席子。古代最初没有椅子和凳子，起居坐卧都在铺于地面的席子上，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席居制。北方多用草席，南方多用竹席。到了春秋战国之际，贵族们觉得坐在席子上不够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，也可能害怕得痔疮，所以就发明了一种略高于地面的木制坐具。这种坐具比床矮小，移动方便，随坐随移，一般放在起居室或

厅堂。这种坐具就是榻，但榻这一名称的出现是在西汉。后来又出现了加大的榻，人能够躺在上面，又称卧榻。

床和榻的区别主要有三：从形制上看，床要大一些，榻要小一些；从用途上看，床是晚上用来睡觉的，榻是白天用来坐、卧、躺的；从摆放位置看，床一般放在卧室，而榻一般放在起居室或客厅。

尽管榻在中国出现得很早，但除了少数贵族用榻外，大部分人还是继续着席居制，只是铺的席子逐渐加厚，形成了所谓的筵席。筵席一般是用稻草秆做材料：较为粗糙的材料铺垫在下层，称为筵；较为细软的材料铺在上层，称为席。东汉郑玄在《周礼注疏》中就讲：铺陈曰筵，藉之曰席。古人常在筵席上面举行酒宴，所以筵席一词后来就成了酒宴的代名词。

席居制的时代，人们都是席地而坐，坐姿是跪坐。唐朝中后期，床榻越来越高，人们便开始在床榻上垂足而坐。唐朝是一个敞开胸怀吸收外来文化的时代，特别是对北方胡人的文化非常热衷。胡人的生活习惯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原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胡床的流行。胡床虽然称作床，但体积很小，只能容坐一个人，更像今天的椅子。胡床是中国椅子的起源，椅子一词也是在唐朝才开始出现的。

五代到宋代，由胡床演化出来的椅子在我国空前普及，并出现了风靡后世的太师椅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，古人彻底告别了席居制。当时的贵族圈还流行一种三面围起来的围床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里面的床就是这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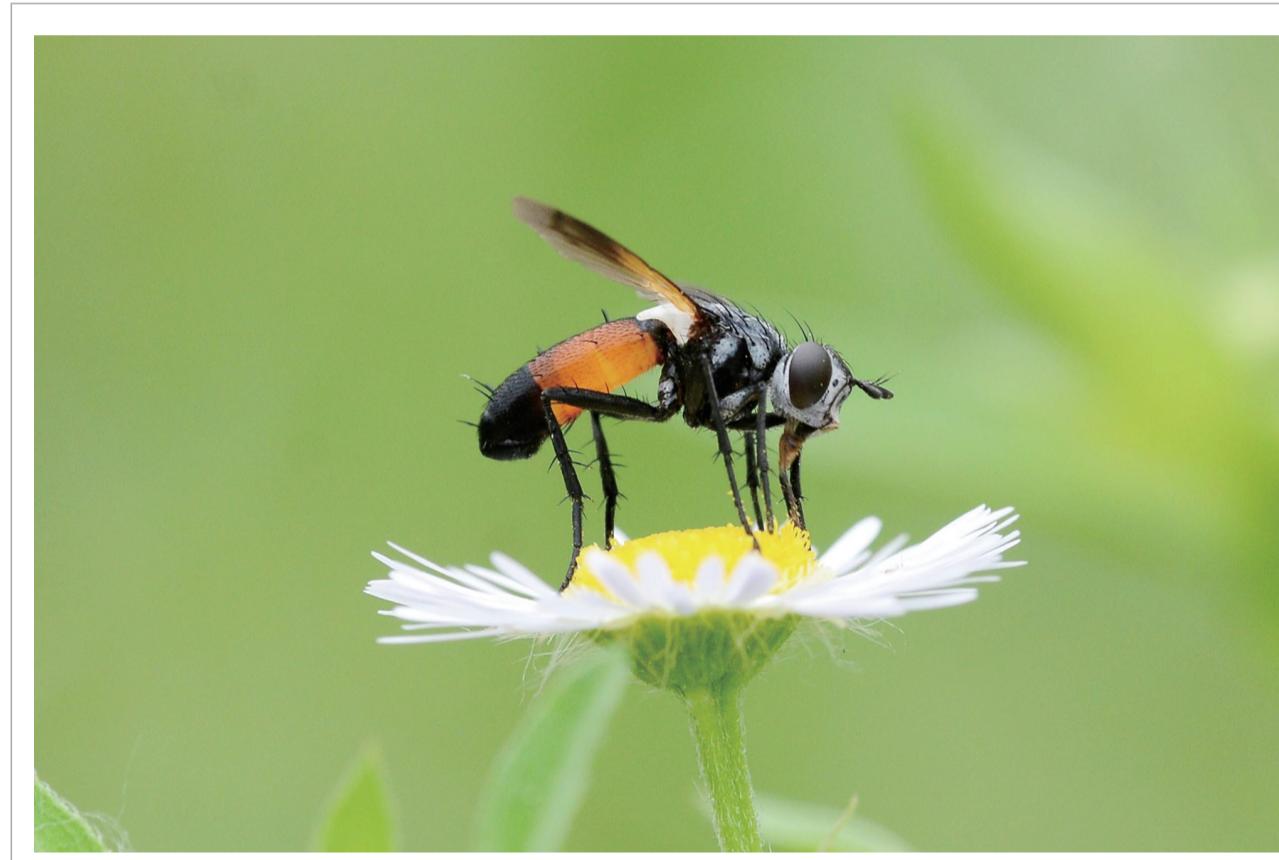
明清流行架子床和拔步床，床变成了封闭式的，像一间小屋子。

椅子则成为大众用品，非常普遍。

这一时期还有一种介于床和榻之间的罗汉床，其造型特点是在榻上安有矮围子，形体较大，可坐可卧可躺，功能很像今天的沙发。

在古代，坐卧用具的使用还能体现礼制功能。汉朝时，用榻的一般都是有地位的人，独坐一榻更为尊贵。因此，能被邀请同榻而坐是对客人非常尊贵的礼遇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东汉时有位太守陈藩，非常爱才。当时有个叫徐稚的人，人称

南州高士，很有学问，陈藩与其交往密切。陈藩在家中专门为徐稚设了一张榻，平时挂在墙上。徐稚来了就把榻放下，徐稚一走，就又把榻挂起来。这就是今天下榻一词的来源。而在今的东北地区，如果家中来客人了，主人一般都会热情地招呼客人上炕坐，这种礼节也颇具古风。因此在古代，主人对客人的最高礼遇就是邀请你同榻而坐。



采蜜 李陶摄

香樟树

□ 徐楠

雨后天晴，风轻云淡。我行走在香樟树下的石板上，微微地一嗅，空气中涌动着幽幽、淡淡的暗香。看着那枝头娇嫩欲滴的香樟花，我禁不住伸开双臂，尽情呼吸，欲将那一树馨香全部纳入肺腑。我不由得想起清朝彭孙遹的诗句：

风散林香落浦沙，欢来何处野人家。
沿溪偶共山僧话，知是江边樟树花。

香樟树又称樟树、乌樟、芳樟等，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曰：

樟，其木理多文，故谓之樟。而其枝叶茂密，树枝雄伟，气味芳香，又叫香樟。它与楠、梓、桐合称江南四大名木。

香樟树为亚热带常绿乔木，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，是樟科樟属的常绿高大乔木，初夏开花，黄绿色、圆锥花序，树冠广展，叶枝茂盛，浓荫遍地，气势雄伟，是优良的行道树及庭荫树。

樟之盖兮麓下，云垂幄兮

香樟树又叫樟树、乌樟、芳樟等，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曰：

樟，其木理多文，故谓之樟。而其枝叶茂密，树枝雄伟，气味芳香，又叫香樟。它与楠、梓、桐合称江南四大名木。

香樟树又称樟树、乌樟、芳樟等，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曰：

樟，其木理多文，故谓之樟。而其枝叶茂密，树枝雄伟，气味芳香，又叫香樟。它与楠、梓、桐合称江南四大